

丙八

靈鬼志
元恠記
續元恠錄

昌黎雜說
飛燕遺事
錄異記
趙后遺事
搜神後記
窮恠錄
幽恠錄
古鏡記

丙
八

清元卷
元祐卷
元祐卷
元祐卷

折餅最昌
后其故
道記道姓
事此
古出寫校
院惟惟神
記錄錄後
北

龍威秘書四集

晉唐小說暢觀

第八冊

靈鬼志

常沂

元恠記

徐炫

續元恠錄

闕名

昌黎雜說

韓愈

錄異記

杜光庭

飛燕遺事

闕名

趙后遺事

搜神後記

陶潛

窮怪錄

闕名

幽怪錄

牛僧孺

古鏡記

王度



靈鬼志

唐 常沂撰

韓重

吳王夫差小女曰玉，年十八，童子韓重年十九，玉悅之，私交信，問許爲之妻。重學於齊魯之間，屬其父母使求婚。王怒，不與。玉結氣死，葬閭門外。三年，重往問其父母，父母曰：王大怒，玉結氣死已葬矣。重哭泣哀慟，具牲幣往弔。玉從墓側形見，謂重曰：昔爾行之後，令二親從王相求，庶必克從大願，不圖別後遭命奈何。玉左顧死頸。

而歌曰。南山有鳥。北山張羅。志欲從君。讒言孔多。悲結
生疾。沒命黃壚。命之不造。宛如之何。羽族之長。名爲鳳
凰。一日失雄。三年感傷。雖有衆鳥。不爲匹雙。故見鄙姿。
逢君輝光。身遠心近。何當暫忘。歌畢。歔歔涕流。不能自
勝。要重還家。重曰。死生異道。懼有尤愆。不敢承命。玉曰。
死生異路。吾亦知之。然今一別。永無後期。子將畏我爲
鬼。而禍子乎。誠欲所奉。寧不相信。重感其言。送之還家。
玉與之飲讌。三日三夜。盡夫婦之禮。臨出。取徑寸明珠。
以送重。曰。旣毀其名。又絕其願。復何言哉。時節自愛。若

至吾家致敬大王重既出遂詣王自說其事王大怒曰
吾女旣死而重造訛言以玷穢亡靈此不過發冢取物
託以鬼神趨收重重脫走至玉墓所訴玉玉曰無憂今
歸白玉玉粧梳忽見王驚愕悲喜問曰爾何緣生玉跪
而言曰昔諸生韓重來求玉大王不許玉名毀義絕自
致身亡重從遠還聞玉已死故賁牲幣詣冢弔唁感其
篤終輒與相見因以珠遺之不爲發冢願勿推治夫人
聞之出而抱之玉如烟然

劉導

劉導字仁成沛國人梁貞簡先生璫三從姪父謫梁左
衛卒導好學篤志專勤經籍慕晉關康曾隱京口與同
志李士烟同宴于時春江初霽共歎金陵皆傷興廢俄
聞松下有數女子笑聲乃見一青衣女童立導之前曰
館娃宮歸路經此聞君志道高閒欲冀少畱願垂顧盼
語訖二女至容質甚異皆如仙者衣紅紫絹縠馨香襲
人俱年二十餘導與士烟不覺起拜謂曰人間下俗何
降神仙二女相視而笑曰佳爾輕言願從容以陳幽抱
導揖就席謂曰塵濁酒不可以進二女笑曰旣來敘會

敢不同觴衣紅絹者西施也謂導曰適自廣陵渡江而
至殆不能堪深願思飲衣素絹者夷光也謂導曰同官
三妹久曠深幽與妾此行蓋爲君子導謂夷光曰夫人
之姊固爲導匹乃指士烟曰此夫人之偶也夷光大笑
而熟視之西施曰李郎風儀亦足閒暢夷光曰阿婦夫
容貌豈得動人合座喧笑俱起就寢臨曉請去尚未天
明西施謂導曰妾本浣紗之女吳王之姬君固知之矣
爲越所遷妾落它人之手吳王歿後復居故國今吳王
以耄不任妾等夷光是越王之姬越昔貢吳王者妾與

夷光相愛坐則同席出則同車今者之行實因緣會言
訖惘然導與士烟深感恨之聞京口曉鐘各執手曰後
會無期西施以寶鈿一隻畱與導夷光亦拆裙珠一雙
贈士烟言訖共乘寶車去如風雨音猶在耳頃刻無踪
時梁武帝天監十一年七月也

崔羅什

長白山西有夫人墓魏孝昭之世搜揚天下才俊清河
崔羅什弱冠有令望被徵詣州夜經於此忽見朱門粉
壁樓臺相望俄有一青衣出語什曰女郎須見崔郎即什

悅然下馬入兩重門內有一青衣通問引前什曰行李
之中忽蒙厚命素既不敘無宜深入青衣曰女郎平陵
劉府君之妻侍中吳質之女府君先行故欲相見什遂
前入就牀坐其女在戶東立與什敘溫涼室內二婢秉
燭女呼一婢令以玉夾膝置什前什素有才藻頗善諷
詠雖疑其非人亦愜心好也女曰比見崔郎息駕庭樹
喜君吟嘯故求一敘玉顏什遂問曰魏帝與尊公書稱
尊公爲元城令然否也女曰家君元城之日妾生之歲
什仍與論漢魏時事悉與魏史符合言多不能備載什

曰貴夫劉氏願告其名女曰狂夫劉孔才之第二子名
瑤字仲璋比有罪被攝乃去不返什下牀辭出女曰從
此十年當更相奉什遂以玳瑁畱之女以指上玉環贈
什什上馬行數十步回顧乃見一大冢什畱歷下以爲
不祥遂請僧爲齋以環布施天統末什爲王事所牽築
河隄於桓家冢遂於幕下語斯事於濟南奚叔布因下
泣曰今歲乃是十年可如何也作罷什在園中食杏唯
云報女郎信我卽去食一本未盡而卒什二爲郡功曹
爲州里推重及死無不傷歎

李陶

天寶中隴西李陶寓居新鄭常寢其室睡中有人搖之陶驚起見一婢袍袴容色甚美陶問那忽得至此婢云鄭女郎欲相詣頃之異香芬馥有美女從西北隙壁中出至床所再拜陶知是鬼初不交語婦人慙忤却退婢慢罵數四云田舍郎待人故如是邪令我女郎媿耻亡量陶悅其美色亦心訝之因給云女郎何在吾本未見可更呼之婢去又來云女郎重君舊緣且將復至勿復如初可以慇懃待之也及至陶下牀致敬延之偶坐須

與相近女郎貌既絕代陶深悅之畱連十餘日陶母躬
自窺覷累使左右呼之陶恐阻已志亦終不出婦云大
家召君何以不往得無坐罪於我陶乃詣母母流涕謂
曰汝承人昭穆乃有鬼婦乎陶言其故自爾畱連半載
不去其後陶參選之上都畱婦在房陶後遇疾篤鬼婦
在房謂其婢云李郎今疾急爲之奈何當相與往省問
至潼關爲鬼關司所遏不得過會陶堂兄亦赴選入關
鬼婦得隨過其夕至陶所相見忻悅陶問何得至此云
知卿疾甚故此相視素所持藥因和以飲陶陶疾尋愈

其年選得臨津尉與婦同衆至舍數日當之官鬼辭不行問其故云相與緣盡不得復去言別悽愴自此遂絕

王元之

高密王元之少美丰儀爲蘄春丞秩滿歸鄉里家在郭西嘗日晚徙倚門外見一婦人從西來將入郭姿色殊絕可喜年十八九明日出門又見之如此數四日暮輒來王戲問之曰家在何處暮暮來此女咲曰兒家近在南岡有事須至郭王試挑之女遂欣然因留宿甚相親昵明旦辭去數夜輒一來後乃夜夜來宿王情愛甚至

試謂曰、家旣近、許相過否、答曰、家甚狹陋、不堪延客、且與亡兄遺女同居、不能無嫌疑耳、王遂信之、寵念轉密、於女工特妙、王之衣服、皆女裁製、見者莫不嘆賞之、左右一婢、亦有美色、常隨其後、雖在晝日、亦不復去、王問曰、兄女得無相望乎、答曰、何須強預、它家事如此、積一年後、一夜忽來、色甚不悅、啼泣而已、王問之曰、過蒙愛接、方復離異、奈何、因嗚咽不能止、王驚問故、女曰、得無相難乎、兒本前高密令女、嫁爲任氏妻、任無行、見薄、父母憐念、呼令歸、後乃遇疾卒、殯於此、家迎喪、明日當

去王既愛念不復嫌忌乃便悲惋問明日將至何時曰
日暮耳一夜敘別不眠明日臨別女以金鏤玉盃及玉
環一雙畱贈王以繡衣一箱答之各握手揮涕而別明
日至期王于南岡視之果有家人迎喪發櫬女顏色不
變粉黛如故見繡衣一箱在棺中而失其所送金盃及
玉環家人方覺有異王乃前具陳之兼示之王盃與環
皆捧之悲泣因問曰兄女是誰曰家中二郎女十歲病
死亦殯其旁婢亦帳中木人也其貌正與從者相似王
乃臨柩悲泣而別左右皆感傷後念之切遂恍惚成疾